

语海新探

● 福建省语言学会 编

5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探新海语

主 编

黄 典 诚

副主编

洪 笃 仁

编 委

李 如 龙 何 耿 丰
周 长 楫 庄 正 容

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八 年 · 福 州

语、海新探
福建省语言学会编
黄典诚主编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(福州得贵巷27号)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8印张 194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

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530

ISBN 7-211-00024-4

C·2

书号：3173·343

定价：2.35元

目 录

反切异文证上古汉语十九声纽演变为中古四

- 十个声母……………黄典诚(1)
- 《说文》的字形分析的原则与条件……………洪笃仁(7)
- 试论《周易》重言的语言特色……………陈炳昭(16)
- 《世说新语》中的疑问代词……………庄正容(24)
- 说船禅母……………周长楫(34)
- 关于“孰与”的意义和用法……………邓细南(44)
- “反训”质疑……………张一建(49)
- 六书概说……………许长安(56)
- “榘”与“樊于期”音考……………郭启熹(66)
- 帛书《老子》甲种本通假字试析……………冯芝生(69)
- “首鼠”、“首施”都是首尾的意思吗……………黄平钊(74)
- 关于句法上一些矛盾与协调问题……………洪心衡(77)
- 虽紧非缩……………郭大凡(86)
- 述宾关系的新发展……………邹光椿(96)
- 关于同形同音之双音合成词与之音形相同的
- 连用之两个单音词的语法界限……………陈庆武(105)
- 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歧义结构及其分化手段……………沙平(119)
- 表假设的助词“的”……………宋光中(129)
- 句群初探……………马春暄(134)
- 表示“取得”、“花费”的动词可否带双宾

语兼谈双宾语句近宾、远宾之所指·····	周时挺(141)
说“到”·····	曾传兴(146)
试论时空状语·····	王定芳(156)

从郑板桥诗歌押韵看十八世纪扬州方音特

点·····	何耿镛(161)
闽方言和普通话的主要语法差异·····	李如龙(176)
福州方言的称数与计量·····	梁玉璋(189)
厦门话形容词的重迭·····	林宝卿(200)
方言地区大中专语文课的普通话“正音”教 学·····	郑 泓(208)

史传体辞章概说·····	郑颐寿(213)
熟语的修辞特色·····	杨敦贵(224)
中学语文课本的比喻妙用·····	林应福(233)

世界语与汉语——普通话·····	施效人(238)
从社会心理看汉语词汇近年来的发展和 变化·····	林宗德(245)

反切异文证上古汉语十九声纽 演变为中古四十个声母

黄 典 诚

一、上古十九声纽的论定：

上古汉语有多少声纽，清代的古音学家比较少注意到这个问题。只有钱大昕论证了古无轻唇音、古无舌上音、古人多舌音之后，才引起了学者们的充分注意。继钱氏之后，章太炎作《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》，曾运乾著《喻纽古读考》，论证中古三等之喻古读同匣，四等之喻古读同定。

近人黄侃从陈澧的《切韵考》发现中古的一、四等韵只有十九个声纽：

唇音：邦p 滂ph 并b 明m
舌音：端t 透th 定d 泥n 来l
齿音：精ts 清tsh 从dz 心s
牙音：见k 溪kh 疑ng
喉音：影 \emptyset 晓h 匣g

这十九声，证之前人的学说，大抵两相吻合。

在汉语诸方言中有个没有轻唇音、没有舌上音，号称闽语的，素有“十五音”（声系）之名。

十五音是：

唇音：边p 颇ph 门m (b)
舌音：低t 他th 日n (dz) 柳
齿音：曾ts 出tsh 时s
牙音：求k 气kh 语ng (g)

喉音：莺 ϕ 喜h

这应该是浊音清化后的情况，如果给补上四个浊音声母 b、d、dz、g，那么 $15+4=19$ 。巧极了，就在建瓯通往浦城的公路上，恰有一个村镇叫石陂，还保存着浊音，其土话恰恰好就是十九个声纽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

在全国的各个汉语方言里，几乎都分到这十九声的祖语遗产。

李方桂先生在其《上古音研究》里，曾就高本汉的《上古声母表》提出批评的意见。高氏表如下，框线是李加的，字母为本文作者附注。

p邦	ph滂	(b)	bh并	m明	
t端	th透	d	dh定	n泥	l来
ts精	tsh清	dz	dzh从	s心	z
ts	tsh		dzh	s	
\hat{t}	$\hat{t}h$	\hat{d}	$\hat{d}h$	\acute{n}	\acute{s}
k见	kh溪	g	gh匣	ng疑	x晓 影

李先生说：“我把其中的十五声母用笔圈出来成为一个类似十字的形状。这十五声母只有在介音j的三等韵前出现，别的十九个声母可以在任何韵母前出现。这两类声母的分配很不一样，在全体三十四个声母中几乎有半数的声母分配很特殊，很有限制。这使我们对于这十五个声母发生疑问”（第19页）由此可见：李先生虽还没明确指出上古声母就是十九纽，但他已充分肯定了十九纽。

二、在洪音里十九声的一分为二：重浊与轻清

研究汉语音韵，首先要明了开合的概念，以元音a为例，

单个*a*是开口，*a*前面有个韵头*u-*是合口；其次还要分辨洪细，象*a*或*ua*都是洪音，要是前面再有一个韵头*i-*就是细音。这些关系，请看下面这个简表：

	开 口	合 口
洪 音	a	ua
细 音	ia	iua

古今音韵之不同，往往从开、合与洪细之间体现。例如“盘”，中古说为〔.buɒn〕，现在普通话说为〔.phan〕，这是由古合口变为今开口；“多”，中古说为〔.to〕，现在普通话说为〔.tuo〕，这是由中古开口变为今合口。又如“江”，中古读〔.kœŋ〕，现在普通话读〔.tɕiaŋ〕，这是由中古开口洪音变为今开口细音；“战”，中古读〔tɕiɛn'〕，现在普通话说〔tʂan'〕，这是由中古开口细音变为今开口洪音。

古今音韵开合洪细之不同，又和强声弱韵（重浊）与弱声强韵（轻清）之配搭有关。例如“荼”上古音〔.da〕，到中古，若强声弱韵则读为一等的〔.do〕，反之为弱声强韵读为二等的〔.da〕。

上古十九纽到中古保持不变，是为强声（重浊）；反之则为弱声（轻清），根据《切韵》反切异文，我们得到下面的例子：

例字：	①	②	③	纒	④	獺	⑤	⑥
字母：	邦	滂	并	明	端	透	定	泥
重浊：	博管	普卜	蒲来	莫半	当故	他达	徒各	乃胡
拟音：	'puɒn	phok	.buəi	muɒn'	to'	thət,	ɒk,	.no
字母：	邦	滂	并	明	知	彻	澄	泥
轻清：	布绾	匹角	步乖	莫晏	竹驾	他瞎	长百	女加

拟音: 'pan phœk, ,bai man' t̥a' that, d̥ak, ,na

⑦ 斋 啐 ⑧
来 精 清 从
卢谷 祖稽 倉潰 昨歌
lok, t̥se t̥shuoi' ,dzɔ
来 庄 初 崇
(觉) 侧皆 倉决 锄加
kœk, t̥t̥sei t̥t̥shuai' ,d̥za

例字: 索 格 ⑨ ⑩ 晏 ⑪ 怀
字母: 心 见 溪 疑 影 晓 匣
重浊: 苏各 古落 苦郭 五劳 乌旦 火含 胡来
拟音: sok, kɔk, khuɔk, ŋɔu ɔɔn' ,həm ,huɔi
字母: 生 见 溪 疑 影 晓 匣
轻清: 所戟 古陌 口伯 五交 乌涧 许威 户乖
拟音: sɔk, kak, khuak, ŋau ɔɔn' ,həm ,huai

由上面的对比清楚地看出: 强声端 [t] 透 [th] 定 [d] 精 [ts] 清 [tsh] 从 [dz] 心 [s] 变为弱声的知 [t̥] 彻 [th̥] 澄 [d̥] 庄 [t̥] 初 [th̥] 崇 [d̥] 生 [ʃ]。原十九纽加上这七个, 就是二十六个字母了。

三、在细音里的重浊轻清

如同洪音一样, 在细音里声母也是分为重浊 轻清 两类的。不过, 细音声母的重浊是由洪音的轻清加-韵头变来的。现在列细音字声母重浊轻清两读对照于下:

例字: ⑫ ⑬ 冯 ⑭ 芍 ⑮ ⑯ 瓢
字母: 邦 滂 并 明 知 彻 澄 泥
重浊: 彼侧 敷悲 扶冰 武悲 张略 飭朝 直鱼 女良
拟音: pik, phi ,biŋ ,mi t̥iɔk, ,thieu ,diu ,niɔŋ

字母:	非	敷	奉	微	章	昌	禅	日
轻清:	方六	匹尤	房戎	无非	之若	尺招	常鱼	汝阳
拟音:	fik,	f'iou	viuŋ	miuəi	təiok,	ʃhəieu	dziu	niəŋ
例字:	⑰	⑱	樯	樨				
字母:	庄	初	崇	生				
重浊:	侧氏	楚岁	士庄	疏举				
拟音:	'tʃie	tʃhiueʔ	.dziŋŋ	'ʃiu				
字母:	精	清	从	心				
轻清:	兹尔	此芮	疾良	私吕				
拟音:	'tsie	tshueʔ	.dziŋŋ	'siu				
例字:	暨	⑲	⑳	㉑	焉	㉒	湮	
字母:	见	溪	群	疑	影	晓	云	
重浊:	居乙	丘尹	巨巾	鱼倚	于乾	许几	于敏	
拟音:	kit,	khiuŋ	gin	'ŋie	əien	'hi	'yiun	
字母:	见	溪	群	疑	影	晓	云	
轻清:	居乞	丘粉	巨斤	鱼岂	谒言	许岂	王分	
拟音:	kiet,	'khiuən	.giən	'ŋiei	əian	'hieɪ	.yiuan	
例字:	适	郝	晨	㉓	痒			
字母:	章	昌	禅	船	邪			
重浊:	之石	昌石	时真	食伦	似羊			
拟音:	təiek,	təhiek,	.dzin	.ziun	.ziŋŋ			
轻清:	施石	食邻	详遵	与章				
字母:	书	船	邪	以				
拟音:	əiek,	.zin	.ziun	.jiŋŋ				

由此可见，细音声母轻清方面又增加了：非 f 敷 fh 奉 v 微 ŋ 章 tɕ 昌 tɕh 禅 dz 书 船 z 邪 z 以 j 日 ɲ 和群 g 云 γ 等 14 个，连洪音的 26 个，一共 40 个。这就是中古音系的字母数目。

四、小结：

这40个声母，在中古等韵里的分配是这样的：

- 一等：(重)帮滂并明端透定泥来 精清从心见 溪匣疑影晓
二等：(轻)帮滂并明知彻澄泥来 庄初崇生 见溪匣疑影晓
三等：(重)帮滂并明知彻澄泥来 庄初崇生 见溪匣疑影晓

(轻) 非敷奉微	章昌禅日来(精清从心)	见溪匣疑影晓
	书 船	
	邪	
	以	

一等四等重浊，二等轻清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。三等里也有重浊轻清两类，只因知、章、庄、精四组同放在一个韵里，人们看来，也就眼花撩乱了。现在我们根据附《广韵》卷末的不知撰人的《辨四声轻清重浊法》的精神把中古三等声母重浊轻清两类区分开来，也就和一（四）等二等那样，眉目十分清楚了。

注：因排版困难，有些字只好在下面说明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①左瓦右反合体。 | ⑬左木右丕合体。 |
| ②上卜下又合体。 | ⑭上竹下微合体。 |
| ③左不右页合体。 | ⑮左巾右召合体。 |
| ④改托手旁为女旁。 | ⑯上草下储合体。 |
| ⑤改择手旁为衣旁。 | ⑰左手右此合体。 |
| ⑥钥字繁体左金改为右录。 | ⑱上三毛透下木合体。 |
| ⑦上竹下奴合体。 | ⑲上鹿下丕合体。 |
| ⑧虎下的几改且，再添右旁的龠。 | ⑳改谨言旁为矛旁。 |
| ⑨左广右刀合体。 | ㉑岂字加虫于左。 |
| ⑩上敷下言合体。 | ㉒左希右鼻合体。 |
| ⑪大左咸右欠合体。 | ㉓左纟右川合体。 |
| ⑫福字示旁改为人旁。 | |

《说文》的字形分析的原则与条件










洪 筠 仁

《说文解字》在每个正篆之下，首先解释该字与所书写的语词相联系的造形意义，然后进行字形的六书分析，而字形的六书分析，又必须跟所解释的造形意义相照应：这是全书的通例，即所谓形义互证原则。

但是，不可以倒过来说：合乎形义统一原则，就是《说文》的字形分析法。这是因为“俗字源学”有时也合乎形义统一原则的。许慎批判那时的俗字源学：“诸生竞说字解经谊，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，云父子相传，何得改易。乃猥曰：马头人为长，人持十为斗，虫者屈中也。廷尉说《律》，至以字断法，‘苛人受钱’，‘苛’之字‘止句’也。若此者甚众。”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载：“王莽篡位，忌恶刘氏，以钱文有‘金刀’，故改为‘货泉’。或以‘货泉’字文为‘白水真人’。”可见汉代俗字源学甚为流行。《潜铎》记一个女孩子说仓颉造错了字：“矮”从“委矢”，义当为“射”；“射”从“寸身”，义当为“矮”。若此者甚众：如说“出”从“二山”，义当为“重”；“重”从“千里”，义当为“出”；等等都是。黄侃《说文略说·论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同循不仅施于说文》指出：“汉世俗书渐众，故其释字形亦不本于古。以泉、货为白水、真人，以卯金刀为刘，以日月为易，以千里草为董，以乙力士为地，

以白下羊为皋，此皆在《说文叙》所举诸生廷尉谬说之外。以造字正义衡之，固为谬妄，察其离析之法，亦自合于解字之理。是诸字者，亦此曹意中之会意字也。”这类字说虽不违反六书条例，却不符合《说文》字形分析的原则。《说文》所谓“厥意可得而说”是有条件的，不是任取一个俗字随意分析。

《说文》六书分析的形义互证原则的条件是：

第一，以正篆为字形规范。王国维的《释天》虽然也有人认为“失诸穿凿”，我们觉得言之有理。他说：“古文天字，本象人形。殷虚卜辞或作，，《孟鼎》、《大丰敦》作，其首独巨。案《说文》：‘天，颠也。’《易·睽·六三》：‘其人天且劓。’马融亦释天为凿颠之刑。是天本谓人颠顶，故象人形。卜辞、《孟鼎》之  二字可以独赅其首者，正特著其所象之处也。殷虚卜辞及《齐侯壶》又作，则别以一画记其所象之处……故  为象形字， 为指事字，篆文之从一大者为会意字。文字因其作法之不同，而所属之六书亦异，知此可与言小学矣。”（《观堂集林》卷六）王国维指出字形在历史上是演变着的，象形字的“天”，指事字的“天”，会意字的“天”，是存在着历史继承关系的三个字。这三个字由于作法不同，而所属之六书亦异。事实上，字形分析也不能不受人们主观思维的制约，不能不反映同时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念；因此，构形的理据性往往随着字形的变化而变化，以新字形的新理据代替旧字形的旧理据。篆文和隶书的“天”字，字形规范是“从一大”，它的构形理据也就被汉朝经师用那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解释为“从一大”。《春秋说题辞》：“天之为言颠也，居高理下为人经纬，故其文一大以镇之。”《白虎通·天地》：

“天者何也？天之为言颠也。居高理下为人颠也。”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郊义》：“天者，百神之君也。”据此许慎说“天”字是“至高无上，从一大。”

由此可见，六书分析如果不分别古今字形之不同，也就不可能有一致的见解；因为作法不同，六书亦异。实际上，“文字因其作法不同，而所属的六书亦异”，不但表现在历史演变，也表现在共时的异体。张行孚《说文或体不可废》说：“字之有篆文古文，犹《尚书》之有古今义，不在一时，其出有先后也。字之有正体变体，犹《诗》之有齐、鲁、韩，虽在同时，乃别有师承也。”如果不确定字形规范，是不可能取得字形分析的一致意见的。许慎之所以依据孔壁简书、《史籀篇》和《仓颉篇》来确定篆文规范，“最主要的原因是：这些书是许慎当代政治学术上重要的资料”（洪诚语）。

第二，以笔意为构形理据。黄侃说：“古之为字有笔意可说与笔势从变二科。颜之推云：学者不观《说文》，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义。此但就笔意为言，未足以驭笔势之变也。”（黄侃述，黄焯编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）陆宗达、王宁《训诂方法论》为笔意笔势下定义。笔意的定义是：“表意文字在造字初期是依据它所记录的词的某一意义来绘形的。还保持着原来的造字意图，能够表现字的本义的形体，叫作笔意。”笔势的定义是：“汉字经过演变，逐渐整齐化、符号化，从而脱离了原始的造字意图，无由看出它所依据的本义了。这种形体叫作笔势。”由此可见，汉字跟它所记录的词的某一意义的联系，是通过笔意来体现的。笔意跟词义的关系是内在的，是文字的构形理据，是文字的内部形式。而笔势，是已经丧失构形理据的正字笔画，它可以分

析为造字部件和组合类型，却不能分析造字意图，它是文字的外部形式。

《说文》的六书分析以笔意为构形理据。陆宗达《说文解字通论·说文解字的内容和体例》对此有一段说明：

“许慎认为最古的汉字，它的字形结构，保存了造字的笔画意义，叫“笔意”。《说文解字·叙》说：‘（古文）厥意可得而说’。意即笔意……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有的正篆下面对字形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和分析，仅说明‘从古文之象’、‘从古字之象’、‘象古文之形’、‘从古文省’等等。这是许慎认为这类篆文已成为笔势，应由笔势推索其笔意，根据古文解释其字形，厥意始可得而说。”这是篆文已成笔势而古文尚有笔意可说者。对于古文笔意已经失传而无可说者，则略而不论。例如《说文》四下：“殄，尽也。从少彡声。彡古文殄如此。”而对于不可解的正篆，则署“阙”字。

但是，对于笔势，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实际上进行的是关于部件及其组合形式的正字法说明。由于那时还缺乏一套特殊的术语，所以容易与笔意说解混淆。例如：三上：“共，同也。从廿廿。”这是说“共”字由“廿廿”两个部件组成。四上：“鸟”，长尾禽总名也。象形。鸟之足似匕，从匕。”五上：“豆，古食肉器也。从口，象形”。《说文》的这些正字法的说解，措辞苟且简古，缺乏一套科学术语来鲜明地表述。但是只要平心静气想一想，那么，所谓“象形，鸟之足似匕”，指的显然是篆文的字形部件及其组合位置，决不是指“相与比叙”或“饭杓子”，而整个字是象形字。不料这类严定篆体字形规范的笔势说解，竟引起莫大的误会，因而被指为“荒诞不经”，“凭空杜撰”，“无稽之谈”，“穿凿之极”。语义的决定因素是被语言所标志的客

观事物，而不是主观上的任意猜想。比如人们听到这样的话：“我吃食堂，不吃馆子。”决不至于认为这个人是把一个食堂吞进肚里去，而指责他“荒诞不经”的。

第三，以造形所表示的意义为析字前提。造形所表示的意义反映文字所记录的词的一个义项，或者是一个义项在个别事物上的具体化。例如《说文》二上：“和，相应也。从口禾声。”二下：“稣，调也。从龠禾声。读与和同。”四下：“初，始也。从刀从衣，裁衣之始也。”这个例子是“始”这义项在“裁衣”这个别事物上的具体化。《说文》作为析字前提的造形意义，跟词义的联系，多以文献所应用的语义为根据。二上：“台，说也。”义见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舜让于德，弗嗣。”按“弗嗣”，见李善《文选》注引作“不台”。十下：“怕，无为也。从心白声。”义见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：“怕乎无为。”如果离开文献语义，凭字形去考证，那么要取得一致的认识是很困难的。例如《说文》三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。从又持中。中，正也。”这个“史”字的造形意义，吴大澂说是“象手执简形。”王国维说“中为盛算之器。”劳干说“史字所从的中是一个弓背向下的弓形，即弓钻”。马叙伦说：“从手持中，中象倒聿，乃书之初文。”徐中舒说“史从又持中，中乃干戈之干的本字。从事狩猎，取得食物，是当时的大事。史之本义为事。”各执一词，是非无定。

当然，由于《说文解字》的篆书是比较晚的秦文，已经经过长期演变和整理，所以许多笔意已变为笔势了。于是，原来的理据失传，不为人所知，人们就又根据文献语义，结合经过整理的规范字形，另立新理据以解说之。这种解说，事实上是“俗字源学”。例如《说文》三下：“爲，母

(猕)猴也。其为禽好爪。爪，母猴象也。下腹为母猴形。王育曰：爪，象形也。𠃉，古文爲，象两母猴相对形。《墨子·经说上》：“霍、为，性故也。”谭戒甫注：“《说文》：‘为，母猴也。’按古读‘为’为‘伪’，声转即猴……盖猴利于陵，鹤安于水，故曰性故。”可见《说文》的释义有文献语义为依据。但是，所谓母猴之象的‘为’字，显然演变自甲骨文“从又从象”以及金文“从爪从象”的“为”字。“母猴象也”云云，乃是“俗字源学”。由于“作为”的“为”和“猕猴”的“为”，形音义面目全非，只有字形方面的历史关系以及音近关系，因此如果视为已经完全分裂了的两个字，也未尝不可。犹如《说文》十四下的“育”字的或体“毓”与九上的“后”字，不因甲骨卜辞“毓”读为“后”而认为同字；《说文》十四下的“子”字的小篆及古文、籀文已包括来自甲骨金文的“子丑”之“子”与“辰巳”之“巳”，而另收“巳”字，不认为同字重文。这种由于旧理据失传而另立新理据的字，《说文》往往有之，而解说不免穿凿。例如三下，“段，椎物也。从殳耑省声。”《段箠》作从又持几于厂下捶锻金属之形，不是“省声”。

见于《说文》的这些情况，说明汉字字形演变的趋势表现为由笔意变成笔势；与此相应，原有的造字理据往往被新的理据所取代，也就是说，历史的字源学被通俗的字源学所取代。此其一。其二，由笔意变成笔势，也使有些字从有理据性变成无理据性的纯粹符号。如前举《说文》之署阙者以及所收古文之无说解者，都是不可解者。特别是由篆变隶，无理据性的纯粹符号大量出现；现在通行的“形不象，事不指，意会不成，声也不谐”的楷书，就是产生于汉末魏初的所谓“今隶”。这种演变，是字形发展规律所起的作用，不